



# 看见

柴静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 看见

柴静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见 / 柴静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95-2932-2

I. ①看… II. ①柴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672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[www.bbtpress.com](http://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: 960mm×635mm 1/16

印张: 26.5 字数: 230千字 图片: 33幅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3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序言

十年前，当陈虹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，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——这一句话，把我推到今天。

话很普通，只是一句常识，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，“人”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，被无知和偏见遮蔽，被概念化，被模式化，这些思维，就埋在无意识之下。无意识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，对自己也熟视无睹。

要想“看见”，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。

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，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，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。

这本书中，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，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，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。他们是流淌的，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，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，摇摇欲坠，土崩瓦解。这种摇晃是危险的，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。

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、不断推翻、不断疑问、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，一个国家由人构成，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，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，就要如何报道自己。

陈虻去世之后，我开始写这本书，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——那不是他想要的。他说过，死亡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无意识，那才相当于死。他所期望的，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——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，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，这才是活着。

十年已至，如他所说，不要因为走得太远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。



二〇〇〇年，我还是湖南卫视“新青年”主持人，进了央视后，这个头发很快被剪短了，穿上了套装，坐在主播台上，想着自己脸上的表情、语言、化妆、衣服。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忘掉自己。陈虹说：“回家问你妈、你妹，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，别当了主持人，就不是人了。”（王轶庶 摄）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.....1  
“如果你来做新闻，你关心什么？”他开了口。“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。”
-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.....21  
九年之后，人们还会说“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”，我常觉羞惭。我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，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
-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.....41  
对人的认识有多深，呈现才有多深……双城连续服毒事件调查到最后，我们发现，最大的谜，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。
- 第四章 是对峙，不是对抗 .....59  
能不能采访准确，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，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，这事关人的性命，我要是问得不准确，不配坐在这椅子上。
- 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，像水溶于水中 .....79  
聚会上，朋友说，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，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。作家野夫说：“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。”
-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.....97  
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，门吱呀一声关上后，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，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。
- 第七章 山西，山西 .....117  
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。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，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，但凡有一点诗意，全从天上来。

-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.....137  
今天你的权利受到损害，你不说话，明天你就会失去更多的权利。
- 第九章 许多事情，是有人相信，才会存在 .....155  
二〇〇六年二月底，我接到通知，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。被惊着了，因为在“新闻联播”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，叫“柴静两会观察”。
-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.....175  
准确是记者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，而自我感动、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，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：绝不能走到探寻真相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。
- 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 .....195  
虐猫这期节目播出后，我收到王的短信，她要的并不是同情，节目也没给她同情。她只要求得到公正，这个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。
-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.....217  
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，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。钱钢老师说，你可以看一看历史，“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、一件事吃透了，后面的就知道了”。
- 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 .....235  
华南虎照片的真假之争，不仅事关技术，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，真相往往在于毫末之间。
- 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.....251  
去年地震中坍塌滑坡的山体，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，就在这片山峦之间，正在建成新的房屋、村庄和家庭。



##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.....275

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，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，我说：“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，失败者也成，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。”

## 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 .....295

新闻调查六年，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，各种口音，各个地方，各种冲突。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。

## 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 .....315

从世俗的意义上说，卢安克做的事情没用，没效果，不可效仿，也不可推广，但他的存在本身，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。

## 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.....351

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，才能了解和理解，只有不把这个人的孤立和开除出去，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。张妙死了，药家鑫死了，但如果只是死，结束了就过去了，那就是白白死了。

## 第十九章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.....371

理解的基础是感受。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，心就变软了，软不是脆弱，是韧性。

## 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.....391

谈起陈虻时，有人说智慧，有人说尖锐，白岩松说“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”。他的寂寞不是孤单，是没完成

## 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

二〇〇〇年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“我是陈虻。”

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，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，陈虻……没给你讲过课？”

“你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嘎……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，找你合作个节目。”

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。

我打量他，中长头发，旧皮夹克耷拉着，倒不太像个领导。他跷着二郎腿，我也跷着。

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？”

哟，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？

我二十三岁，不知天高地厚得很：“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，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。”

“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。”

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

他都气笑了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

……

“如果你来做新闻，你关心什么？”他开了口。

“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。”

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：“你来吧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我有我的节目，湖南卫视的“新青年”，人物采访，很自在，用不着签约，我住在北京，每月去一趟，录完拿现金。“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。”

他也不生气，把烟头按灭了，站起身：“这样，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。”

年会上来就发奖，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。

这十位，长得真是。头一位叫孙杰，歪着膀子上了台，手里拿一卷卫生纸，发表获奖感言：“感冒了，没准备，写在这纸上了，我讲几个原则啊……”讲完把纸一撕，擤擤鼻涕下台。

晚会前是智力问答，我跟台长分一组，白岩松主持这环节，问：“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？”台长按钮抢答：“冬季。”——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。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。

当时正是评论部与“东方时空”分家的阶段，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《分家在十月》：“运动啦，七八年就来一次……兄弟们，抢钱抢女编导，一次性纸杯子也要，手纸也要……”领导们坐第一排，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。

“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，气恨地说：‘《痛并快乐着》，此书只配用来垫脚！’……”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

众抢钱包，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，大家哈哈大笑。其中一百块红艳艳，飘啊飘，飘到了我手里。

嘿，这个地方好。

陈虻拿了一张破纸，让我在上面签个字：“你就算进中央台了。”我狐疑地看了一眼。这连个合同都不是，也没有记者证，没有工作证，没有工资卡，连个进台证都没有。

“我们看中了你，这就够了。”

瞧他的嘴脸。

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。我边走边打量，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：求实，公正，平等，前卫。前卫……嗯，一个新闻部门，还想前卫？我左看右看。

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，一边敲打我：“你就是个网球，我是个网球拍，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……”

哦，这人挺记仇。

他转过头盯着我：“记住，我都比你高一厘米。”

切。

一进门，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，化妆师熟练地一甩，往我身上套了块布：“来，把头发剪了。”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，像只小秃鸭子。“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。”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。

男同事们坐一圈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：“去，给我们倒杯水，主持人，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，你也伺候伺候我们。”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，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，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，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。

他们跟我开玩笑：“柴静，司长大还是局长大？”

我真不知道。

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：“练练她。”这家伙看着

跟那天不大一样，严肃地看了看我：“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。”

这个……

我倒真敢写，洋洋洒洒。

写完给他，他真是特别善良，看了一眼，连叹气都没叹，诚恳地说：“你回家休息吧。”

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“时空连线”，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，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。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，陈虹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，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，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，还是少说少问为妙，免受羞辱。他只说了句：“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。”

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，声音低沉：“岩松要跟你谈谈。”我一去，一屋子男同志，挺像面试。后来才知道，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，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。

大家跟我聊，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：“你喜欢谁的音乐？”我好像说的是平克·弗洛伊德。他问：“华人的呢？”“罗大佑。”他不再问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条很长的路，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。”

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。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，我自己联系好医生、生孩子的人、社会学家，约好演播室，化好妆坐进去，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，看了一眼：“有点像小敬一丹。”陈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这就代表认可啦。”

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，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，就顺利结束了。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，在纸上编完稿子，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，自己去外地耍了。

放假回来，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，是在西藏拍的照片，还弄个水瓶，插了些花花草草。

看办公室人脸色，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。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，只说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。

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：“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，自然生产如何好，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，你深下去没有？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？医生和家属。怎么决定？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。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？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，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？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？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、行业、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，越深，覆盖的人群就越广，你找了几个层面？”

我越听心底越冰，把结尾一改再改，但已无能为力。

年底晚会上，同事模仿我，披条披肩，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，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，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，摸着男生的手，细声细气地采访：“你疼吗？真的很疼吗？真的真的很疼吗？”底下哄笑，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。

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，压力比谁都大，也不能拔苗助长，别人笑我的时候，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，他叫我过去，说：“回去把衣服换了。”

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，我别扭坏了。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，肯定是不行的，按节目的习惯写，我又写不来。一遍又一遍，都过不了关，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，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，是他替我写的。

每次重录的时候，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，灯光、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，也不问，沉默地隐忍着。录完，我不打车，都是走回去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。

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，我是刚来的小姑娘，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。崔永元回头看见我，扶一下我的胳膊，把我带到第一

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，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他是这样的人。有个场合，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，他进来了，在饭桌边坐下来，什么也没说，但谁都不敬了。

这就是他。

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，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，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，戏谑风头人物，逗逗女同事，拿领导开涮。也就他能修理陈虹，说：“陈主任站起来。”

陈虹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，头顶冲天辫，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，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，群众起一大哄，小崔伸手压住，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，只有一个中国字是“钱”。小崔说：“这些字怎么念，陈主任？”

陈虹捱了半天：“不认识。”

“哦，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。”

大家笑。

“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他说，“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？”

陈虹这次答得挺快：“钱。”

“哦，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。”

大家吹口哨，尖叫。陈虹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。

小崔正是如日中天，可以“别一根签字笔，揣一颗平常心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吃香的喝辣的”，但他公开说，每次录节目，开场前心里焦虑，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。

我见惯了强人，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。

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，史努比算一个。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，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。我看他一眼，年岁倒是不大，但长得吧……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，差点喊“大爷”。有一次在地铁，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，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。他真诚地对我说：“我从小就长这样，等我四十的时候，你就看出优势了。”

他学中文的，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，题目就是他的梦想，叫“饭在锅里，人在床上”，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。开会谈节目，他开口，一屋子人就摇头笑“人文主义者”。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，元首访问什么的，讨巧，也好做，他偏做生僻的，有一期叫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，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，但这人在节目中说：“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别人笑，史努比只自嘲，从不反击，也没见他对人凶恶，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，他只说：“道德，不是没有弱点，而是看清它，然后抑制它。”

有次聚餐，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，都喝得有点儿多了，有人大声呼喝，有人往地上砸瓶子。他也喝高了，摇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。我去捡的时候，听见他嘟嘟囔囔：“什么是人文主义者？人文主义者，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。”

那时候，他手头正青黄不接，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，装着泳衣和盗版碟，游完免费的泳，吃完免费的三餐，回家看五张盗版碟，发工资全存建行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，“有种深沉的幸福”。

就是这么个人，看我很不得意，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。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，想着肯定是好东西，挤进去一看，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，板车上放着，一块钱一盆。

很贫贱的小黄菊，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，作陶醉状深嗅一下，差点熏一个跟头。

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，他最后发言：“大家都说‘好的我就不说了，我提点儿意见’，好的为什么不说呢？好的地方也要说。我先说……”

我看他一眼。

他私底下爱教育我：“你生活得太塑料了，不真实。”

我白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

“过分得体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他来劲了，比比划划：“要像打枪一样。有句话，叫有意瞄准，无意击发。要有这个‘无意’。”

挺神的反正。

后来，史努比跟我说过，看我当时真是吃力，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，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。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，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，一边叹气：“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”到录的时候，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，听不见对方说话，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。

绳子越缠越紧。

大老杨是摄像，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，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，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。

当时“时空连线”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，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。这个技术刚开始试，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，只能用电话采访，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，回来合成画面。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，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。

“往这儿看。”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，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，“要有交流感。”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，身体也跟着拧，装作在跟谁交流，营造一种气氛。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。

摄像“呃”一声：“你眼里没有人。”

我不服气：“是，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，我根本看不见他们。”

“不是这意思。”对方摇摇头，没再说下去。

慢慢的，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，拿张纸对着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再过一阵子，我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在餐厅遇到“新闻调查”的张洁，